

# 四月流苏花似雪

■ 王民生(合肥)

1947年底,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已站稳脚跟,一批精干人员被抽调至庐江等皖中地区,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战作准备。那年寒冬腊月的一天,中共湖西县委书记、湖西独立团政委侯振东带人正在庐江冶父山镇汪庄附近筹集棉衣、棉被。突然一阵枪响,国民党军包围上来了,侯振东等三十余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……

此时大地一片寒凝,万物萧索。汪庄距巢湖湖面仅8.5公里,其西北方不足五百米处的毕家庄,有一棵百年古树——流苏,此时落叶枯枝,迎风伫立,无奈地目睹这一切。

2026年4月17日上午,大地一片葱茏祥和。冶父山田埠行政村林木基地中,一面指示牌赫然醒目,吸引着游人:左行是田埠村革命英雄纪念馆3km,右行是流苏古树1km。

一周前,正是在当年激战之地附近的毕家庄,流苏刚开始展示她一年中仅持续十天的绝美芳姿。“百年流苏还益壮,芳菲四月又春重。”四月正是姹紫嫣红的季节,但那是红、粉、紫、黄色等唱主角闹春的动人美丽;而一片细密集聚的纯白,却几乎是流苏的独唱。

一到树下,我便被枝头挂满的无数细碎小花所吸引。一阵微风吹来,一粒粒状如细小风车叶的碎花飘落头上、拂过脸颊,带来轻柔的触感,微微发痒。这是何其动人而又温馨的人间花语。

这棵流苏树不同凡响,挂了两个牌子。一个是“国家一级古树”,一个是“安徽十大最美古树”。为什么会是安徽最美古树?我与一批观花

者边走边聊了起来。

第一,“树形好,树冠匀称漂亮,像一把巨大的绿伞。”一位从事园林工作的游客说,“树高10米左右,冠幅12米至14米,胸围3.5米。两千七枝,主干向北、向南,然后各发小枝。可惜,有一小枝断了。”

“这很正常,哪有完美之物?”另一位游客接过话题,“第二个理由应是树龄长。”

第三,“稀少。”现场值班的村干部夏辉业介绍,“据省里专家讲,安徽像这么大、这么古老的流苏树只有两棵。”

“第四,花好看,带着叶子开。”一位退休女老师说,“来时看资料,刚才又反复看,才知流苏树花序呈圆锥形,生出许多白色小花。这些小花很像流苏饰品,故名流苏树。你看这一簇簇、一团团,层层叠叠的,像一束束束束花。但每一朵小花又好分辨,花瓣绝大多数是四片或五片的,细长且向后微微翻卷。”听到这儿,大家纷纷从地下拾起一朵小花,放在手心细看,好奇地分辨是几片。

第五,“花期短,一般只有10天,今年是4月10日开的。”夏辉业对花期短很留恋,“估计这个双休日一过,花就要落完了。要看花,又要等一年。”

第六,“有神奇传说。不然,仲春时节怎么会有这样雪白的花?”做园林工作的游客又说,“听老人讲,这棵树原先是栽在寺庙的,后来庙毁树留,人们尽心保护。当地传说有人趁着月光来锯树,谁知一锯下去,竟冒出血水,吓得落荒而逃。”

夏辉业接过话题,“我还听说,后来生产队要锯树做水车,也出现同样情景。当然,这个事

本身可能有,但人为神化了。我们分析,可能是因为树材有些泛红,锯树时渣水出来了,月光下锯渣像血水一样流出。锯树人本来就心虚胆怯,一见此状,吓得拔腿就跑。”

大家哈哈大笑,齐声说,这也好,“传说”保护了古树。

流苏为什么如此稀缺、为什么这样美丽?回来后,我继续请教专家。省林业专家胡一民说:

“流苏树为木樨科,流苏树属,落叶乔木。流苏是偏北方树种,虽然分布广,但在安徽不常见。流苏不容易长成大树,像庐江这棵流苏那么大、那么老,可以说稀少珍贵,全省还有一棵在全椒。之所以被评为‘安徽十大最美古树’,是因为这棵流苏长得壮长得美;花色很纯粹,洁白如雪;花量很大,几乎是花多盖叶;有独特的清香;没有明显的病虫害。”

草木缘情,花木寓意。流苏自古为文人雅士偏爱。素白不染、清雅绝尘、坚韧绵长、凝心聚花,乃仁人志士精神的象征与风骨的展现。站在树下,眺望南面不足千米远的田埠烈士纪念碑,那里长眠着“汪庄事件”中牺牲的革命烈士。也许,这白净的流苏也有他们一份深情的表达吧。

驱车向南,秋岗地上,千亩林中,红绿相间,田埠烈士纪念碑和陵园掩映其间。这里我来过多次。今天,陵园虽已整修,但格局样貌依旧。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,瞻仰、凭吊了烈士纪念碑,不禁又议起与陵园、侯振东烈士相关的话题。



流苏花开。  
李红兵 摄

夏辉业说,“汪庄事件”后,烈士们先是被掩埋在庙家大山尾,就是流苏树东南方向的一个小山坡。1978年10月,县里决定迁葬现址,也就是南距流苏树不到1公里的地势更高处。

夏辉业回忆,2015年秋天,侯振东烈士的爱人,在女儿陪同下来到这里凭吊。我清楚地记得,待众人散开后,老人和女儿又来到侯振东墓碑前,半倚着墓碑,侧耳贴着,似乎想要倾听、诉说着什么……

“流苏四月雪盈枝,独立东风不语时。折取琼花无处寄,相思惟有望君知。”站在陵园正前方向北望,可遥看绿树掩映的小村庄,那棵百年流苏若隐若现,仿佛也在向这边凝望。不时有车辆驶过——那是络绎不绝的观花者,他们来看花,也来看一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。

## 那束不熄的生命星火

■ 沈笑(合肥)

推开医院ICU那扇厚重的门,门外是尘世烟火喧嚣,门内是生死无声的角逐。这里不见硝烟,却是时刻交锋的生命战场,仪器规律的滴管声绵延不息,白衣步履匆匆往复穿梭。这是我工作的安医大二附院重症医学科。

重症监护室,是离死亡最近的地方,也是孕育希望的港湾。这里的时间以秒计算,每一声仪器警报都是紧急信号,每一次精准施救都是与死神的博弈。

那个深夜,一场惊心动魄的生命救援悄然展开。一名25岁的患者因暴发性心肌炎紧急入院,反复发热使其心功能指标跌至危险值。入院后患者又相继出现恶性心律失常、心源性休克、多脏器功能衰竭等症状,监护室里心电监护、呼吸机的报警声连绵不断,大剂量强心及升压药物难以维持正常血压及心率。

紧急关头,医生决定为患者进行ECMO治疗,一切准备就绪时,心电监护仪显示患者心脏即将停止跳动。在场医护人员迅速为其进行心脏按压,ECMO团队立即赶往医院准备救治,但更大的考验也随之来临——患者严重器官功能衰竭导致循环衰竭、肝肾衰竭、凝血功能障碍。

经严谨论证后,他们决定给予患者在ECMO基础上联合床边血液滤过、血液透析灌流治疗。在连续132小时的生命护航下,ECMO成功撤离,患者心功能也完全恢复。这场跨越昼夜的生命接力,是医者精湛医术的彰显,更是并肩协作、不言放弃的医者担当。

2025年春节期间,为了满足可能增加的危重患者救治需求,科室临时增加床位,大伙儿放弃假期休息,齐心协力,坚守“战场”。除夕夜,重症科的灯光如同往常一样明亮,仪器滴管声交织,奏成一首生命交响曲。

以生命守护生命,以微光汇聚星河。对重症医学科而言,时光不以日夜划分,医护人员如生命工程师一般,用知识和技术一点点修补着患者“千疮百孔”的身体,也用善心和温情安抚着他们恐惧、孤独的心灵。“假如我是患者”角色体验活动,以“将心比心”的方式让医护人员沉浸式体验患者感受,尽全力守护患者。

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;没有华丽激昂的誓言,只有救死扶伤的本能。又值假期,这群平凡的医务工作者,怀揣赤诚与热爱,在方寸病房里坚守使命,用医术突破绝境,用温情治愈人心。在冰冷的仪器之间,藏着最炽热的温柔;在生死交锋的战场,跃动着最纯粹的医者初心。



## 但使愿无违

■ 仇士鹏(宿州)

参与宿州市新汴河灌区现代化改造项目时,我满怀激动。

宿州和我老家淮安同处淮北平原,同时拥有黄河故道,且恰好位于洪泽湖的东西两岸,可以说,我们是同一方水土养出的同一方人。所以在这异乡,我总能找到老家的影子。

白天现场调查时,正值倒春寒。前两天气温刚一路飙升到快30℃,现场工作时满头大汗;转眼温度又跌到个位数,人在户外感到阵阵寒意。我们以日均超两万步的征履穿行于村庄之间,鞋子袜子上尽是泥泞。

晚上,室内办公,依旧不轻松。宿州气候干旱,枯水季连续三个月不落一滴雨,皮肤干得恨不得掉下白粉,嗓子又痛又哑。蚊子的嗡嗡声随着春江的水一起涨了起来,人人被咬得满身包。

但该评估的涵闸沟渠,一条都不会漏掉。哪些老化了,需要小补小修;哪些报废了,需要拆除重建,都一一对应号码牌,有条不紊地在台账里排着队。我一直觉得这些“铁家伙”和“土疙瘩”都是有灵性有温度的,看起来蓬头垢面,却掌管了农家人脸上最生动的表情。要排涝时,开闸放水,被淹到脖子的小麦松了一口气,农人绷紧的脸颊也舒缓了弧度;要灌溉时,开闸引水,一条玉带蜿蜒而入,轻轻一漾,农人满脸的焦虑散了,化作了嘴边哼起的小曲儿。“农家兹有获,卒岁可无馁”,那扇笨重的闸门提起的,是农家人又一年的腊酒和鸡豚。

我们甘愿披星戴月地赶进度,力争让伏枥的“老骥”又能卧驰“千里”。讨论、计算、画图、讨论……许多个晚上,走下办公楼,身后一片黑暗,值班保安已酣然入睡,我们敲着窗子唤他帮忙开门;许多个夜里,想到复杂如网的设计工作,意识就像坠入蜘蛛网的小虫,渐渐模糊成一团。回首这一路,我们看着路上的枯枝败叶一点点舒展成草木葳蕤,在道路上投下越来越浓的阴凉;看着通勤路上的一棵棵樱花捧出云霞般洁白飘逸的花朵,每一根枝条都在摇曳婀娜多姿的身段;也看着它们花谢后只剩一树落寞的叶子,在花红柳绿中不再起眼。果然,人忙起来后,时间快得来不及留下证据,只在蓦然回首时才恍然惊觉。

在我老家,小麦是妥妥的“自力更生”型旱作物。把它种在地里,不用浇水,只要挖好排水沟,让涝水能排走就行。即使偶尔雨水缺席也不打紧,顶多收成稍稍打点折扣。风调雨顺的气候,让麦田始终都绿茵茵的。而宿州降水量本就不多,还往往被强盛的蒸发量压过一头,偏偏平原区又难以修建水库,人们便琢磨出了“大沟蓄水”工程。他们在排水沟口修上闸门,让大沟同时挑起蓄水和灌溉的担子。到了雨天,把闸门落下,强行留住水流滚滚的脚步,不让更多白白浪费掉。需要灌溉时,再从沟里抽水,提着水管沿田喷洒,无精打采的麦苗顿时精神百倍。

老话道,事是死的,人是活的。老天爷很少会追着喂饭吃,甚至还会故意使绊子,但老百姓总能依靠自己的双手,种出“小麦深如人,渣漫不见地”的景象。劳动人民的智慧,让我们深深叹服。

从如何利用水土,到如何把水土利用得更好,农家人永远面朝黄土,虔诚地耕读着这本厚重的书。看着眼前绿油油的土地,我的心头泛起油然的欢喜——这一瞬间,我知道,我始终没有离开土地,我的根也扎在这片孕育着勤劳、质朴、坚韧、智慧的热土上!

又逢劳动节假期,明天又要甩开脚步去查勘。衣沾不足惜,但使愿无违!



家乡的河 应连飞 摄

## 春塘起苗

■ 徐启玖(合肥)

春风掠过田埂,油菜花铺成了一大片金黄;塘水清幽,微波荡漾,正是起鱼苗的大好时光。每到这个时节,童家柱一家就忙碌起来。

童家柱是肥西县兴庄村有名的养鱼苗专业户,大半辈子守着这门手艺,日子过得滋润又踏实。

五十多岁的童家柱个子不高,黝黑壮实,身上裹着连体的胶衣,一早守在塘边等候。年过七旬的老父亲戴着鸭舌帽,拎着塑料小桶;母亲扛着竹竿,背着漏盆,也在路边翘首以盼。童家起鱼苗,有个多年不变的规矩:必须等买苗的顾客到场,才肯下网,只为保住每尾鱼苗的鲜活,让顾客放心。

童家这门育苗手艺,是从母亲手里传下来

的。老人本是江苏水乡人,自幼熟稔育苗诀窍,嫁入童家后,便把这门看家本领带到了村里。

起初只在门前小池塘试养,后来搬到自家田地繁育,再往后索性租田挖塘,慢慢做起了规模。如今家里十几口鱼塘,整得方正,育着本地花鲢、白鲫、草鱼等各色品种;所有塘口都罩着细密的防护网,白天防白鹭、翠鸟叼鱼苗,夜晚拦着夜游鹤、红骨顶来偷塘。

别看老父亲年过七旬,下塘背网的麻利劲儿一点不输儿子。客人来了,寒暄几句后,父亲便操着网头缓缓步入水塘,儿子随后轻轻松开网绳。塘水不算深,刚没及大腿根。父子俩从对面背着渔网慢慢挪步合围,网口在水面拉开一道浅浅的月牙,不时有小鱼跃出水面,溅起点点细碎水花。穿着紫色暗花棉袄的老母亲站在塘埂上,一边细心叮嘱,一边帮老

伴拽着网头不放,一家三口配合默契,不大工夫就将渔网稳稳收拢住了,靠在了岸边。

网支在竹竿上,网下兜着鱼苗,白花花一片。鱼苗儿不时蹦出水面,甩着尾巴,“啪嗒”地溅起水花。鱼儿成群聚在一起,嬉闹游弋,满是生机。

立在水塘里,童家柱和父亲弯着腰,手在水里穿梭如飞,瞟一眼身形、碰一下塘条,优劣品种瞬间辨明。那些规格匀实、尾鳍摆得有力的健壮鱼苗,被丢进一旁的专用水桶,而稍显孱弱、发育不良的,则被摺回水中。“只挑最好的给顾客”,这是刻在父子俩骨子里的规矩。

顾客接过称心的鱼苗,看着桶里活蹦乱跳的小精灵,脸上的笑容,似村口油菜花般灿烂。

“叮铃铃——叮铃铃——”顾客刚走,童家柱的手机又响了起来。

“爸,皮衣别脱,又有人来买苗子了”……

村口的油菜花,黄了又谢,谢了又黄。童家几十年守塘育苗,靠的哪是什么独家诀窍?无非就是“日日上心,次次守规”。“小车不倒只管推”,自然能掌握其中的门道与学问。认准一门手艺,踏踏实实守本分,日子自然就安稳长久了。

## 琢玉记

■ 江涛(合肥)

午后的阳光,照在校园实训楼的窗棂上,落在那一排排安静的宝石雕琢机上。

砂轮飞转,水花四溅,宝玉石加工专业的学生们凝神聚力,专注得如一群虔诚的匠人,正与手中的石头对话。

我常到珠宝加工实训室看学生打磨玉石,看那石屑在柔和的光束中起舞。细碎的粉尘悬浮在空气中,像极了我们这群职教人——微小,却又有着时代赋予的重量。

21年前,大学毕业后初登职业教育讲台,那时的我对职业教育的感念是粗线条的:把学生培养成懂技能的人才,或者再深一个层次,职业教育是“授人以渔”的事业。后来才懂,我们要授的不仅是“渔”,更是“渔”背后的那份敬畏。宝玉石鉴定与加工专业更甚,一块未被打磨的原石摆在眼前,学生首先要学的不是切割角度,而是“识”——识其形、识其性、识其历经

沧桑桑田的沉默。

“玉不琢,不成器”,琢玉之前,须先识玉。高职教育的根,正是在这“识”与“琢”之间——识社会之需,琢匠人之技,塑立身之德。

实训室里,学生们还有另一双“眼睛”,那就是放大镜。10倍、20倍、30倍,视界随着倍数增高而更显细腻。明亮的眼眸在显微镜前细细观察,年轻的心也逐渐归于沉静。镜片折射的,更是年轻人逐渐清晰的生命坐标和人生方向。

几年前,在陪同兄弟院校老师参观实训室时,全国优秀教师、全国技术能手陈瑞虎老师,正在和学生交流。“老师,天然宝石和合成宝石主要化学成分相同,价值为什么天差地别?”有学生问。陈瑞虎老师拿来两块红宝石放在显微镜下:“天然者,内部如宇宙星云,包裹体是千万年地质运动的日记;合成者,洁净得近乎虚假,像一篇没有细节的人生。”

看着那片混沌的星云,我突然明白,职业教育要培养的,不正是这种带有“包裹体”的人